



# 空白页

Kongbaiye 黄镜滔◎著

我们的青春就是一张空白页，还没被勾勒出色彩，就被抹黑。

未来兴许还未展开，就早已夭折。我们之所以活着，也许仅仅是为了死去。  
因为他们不需要我们，他们要的只是顺从的奴隶。敢于反抗的我们，最终被放逐。

流放者的命运，只能是穿越荒漠，再次竖起战旗，重返故乡。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 空白页

文 / 黄镜滔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白页 / 黄镜滔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54-6415-6

I. 空…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4228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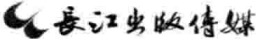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夏帆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 左怡 包秀洋

---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4.5 插页: 1页

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01千字

---

定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楔子	
卷一【王爵】	
Chapter 1	004
Chapter 2	010
Chapter 3	019
Chapter 4	025
Chapter 5	032
Chapter 6	035
Chapter 7	038
Chapter 8	042
Chapter 9	047
Chapter 10	054
Chapter 11	065
Chapter 12	071
Chapter 13	075

录

卷二【乱殇】	
Chapter 14	082
Chapter 15	089
Chapter 16	096
Chapter 17	102
Chapter 18	106
Chapter 19	114
Chapter 20	121
Chapter 21	124
Chapter 22	130
Chapter 23	135
Chapter 24	140
Chapter 25	147
Chapter 26	153
Chapter 27	160

卷三【挽歌】

Chapter 28 170

Chapter 29 175

Chapter 30 182

Chapter 31 187

Chapter 32 193

Chapter 33 197

Chapter 34 203

Chapter 35 209

Chapter 36 216

后记：知音世所稀 223

录

## 楔子

巨大的光透析穹苍，流云如同波浪般起伏着前行，偶尔会遮蔽日光，使大地忽明忽暗。在这间或出现，又间或消失的片断之间的罅隙，似乎深藏了不被人知晓的秘密。

一座座欧式风格建筑鳞次栉比，奢华得就像被黄金粉末刷过后的小镇，风情万种。

这是隶属于云高的建筑群，贵族学子的摇篮。

此时在教学楼的楼顶，有一个身形寥落的男子，正注视着广阔寂寥的校园。在忽明忽暗的天色掩映下，宛若海市蜃楼。

——这所学校承载着我青春时期的所有记忆……

望着远方，在这故事初始的地方，我感到世界仿佛永远停在了这一刻。过往的记忆散发开来，如同雾气般氤氲模糊。

阳光流淌,在我身上蜿蜒。温暖的景致使我突然忆起了青阳,记忆中那一张娇小而白净的脸儿似乎在纯净的阳光里露出笑来,光仿佛在她脸蛋边上烫出一层淡淡的光晕。

过去的岁月开始在头顶轰隆作响,就好像夏末时的暴雨,分别时的离殇。

我回首所走过的路,发现那里是红与黑的世界,除了幻灭后的灰烬,什么也没留下。曾经伤痕累累的我在此祈祷:希望有一天,我的战斗能够结束,然后我将回到初始的地方,给自己的过去,献上一株曼珠沙华。

现在这目标终于完成,我再也没有任何的遗憾。

我的眼睛瞟向天边,在那苍穹与大地的接壤处,仿佛有一个个名字在眼前浮动,厚重得令人窒息,仿佛在呐喊、在思索、在控诉,似乎他们就是我高中的全部——书南,思宁,慕青……

书南这个潘多拉魔盒的开启者,在我记忆的长河中游弋,当他那恍惚迷离的剪影重新绽放在眼前时,过去的一切开始在眼前延绵。

“静雨,你知道吗?我们应前进的道路是正义,而必要的邪恶是这条道路的全部。”他的声音飘渺地回荡着,一次次撞击着我的耳膜。

关于他的记忆开始复苏,如同野草般疯狂地生长,最终遮蔽了视野。恍若深邃的黑暗,或者刺目的光明。

无论何时回味那段时光,那片单薄的记忆都会因为他的存在而以一个最深刻的截面停留在我的脑海深处。





## 第一卷

### 【王 爵】



静静地看着这所校园，那么突然地就记起从前。软草在脖子里挠着痒，鼻息间荡漾着淡淡的青草香，阳光沐浴着操场每一寸角落。

年少的时光轻快得如同没有哀伤的文艺电影，一幕一幕流光溢彩。

告别初中，来到高中；挥别高中，走入大学。情感充满了类似，惆怅而又空茫。

用手掌完全遮住眼睛，朝向太阳的方向，红色是灼热的温度。像是又回到了盛夏，安静的蝉在叫。

而后它轻盈地跳起，蜻蜓点水地落在散发着陈旧墨水的书页上。我的思绪于是从书的意境里走出来，望着它懒懒地打哈欠，轻轻地笑。

这时我才注意到对面的少女，小小吓了一跳。隔着一面广阔的湖，少女的身影渐渐隐遁在雾气里。

耳畔回荡着她的声音，“继续看吧，静雨，我在这里等你。”

这是我来到云高之前那段日子里，最为清晰的梦境。

## Chapter 1

我们应前进的道路是正义,而必要的邪恶是这条道路的全部

在风城的九月,天气的酷热使得鸟儿都近乎绝迹。来往车辆的窗户反射着耀眼的光,车身的漆面荡漾着明亮的光波,就像水银状的不明物体从我身边轻轻滑过。前方不远处,透过像蛇一般在人行道上蜿蜒升起的热气,可以看到一座学校在闪着微光,好似梦境里的建筑。

校门外停驻着一辆辆豪华轿车,上面陆续有富家子弟开门走出,气宇轩昂地行走学校油光可鉴的大理石路面上。

我随着滚滚人潮,踏入了这所备受我父母推崇的贵族学府。

一路上人声鼎沸,如同卖场。我在喧嚷的环境里步履维艰地走着,心烦气躁。在我离班级还有一定距离的时候,就听见里面传出嘈杂刺耳的喧嚣;待我走近,就闻到一股刺鼻的酒味与烟味;随后我站在班级门口,诧异地望着教室里发生的一切,忽觉自己似乎来到了异世界。

教室里正发生着令我震惊的一幕，一个身穿 Dior 的纨绔大少从钱包里掏出一沓钞票狠狠地砸在桌上，对他面前的人叫嚣道：“拿了钱给哥卷铺盖走人，这位置我买下了！”另一方则是一个嘻哈装束的黑道公子，只见他看到钞票不屑地哼了一声，拔出藏在腰间的匕首插在了桌上，“钱算什么？老子有的是钱！识趣点赶紧滚，不要逼我找人卸了你！”

整个班级都流窜着权势与铜臭的丑恶气息，一种急迫欲呕的感觉涌上喉咙。瞠目结舌的我感到无权无势的自己就像水中浮萍，不知该何去何从。

“是不是在这里找不到属于你的位置？”一只温暖的手搭上了我的肩，随之而来的是温文尔雅的淡然声线。

和我说话的是一个身高一米八的高挑男子，他的双眼又大又圆，眼皮平滑，眼角有着柔和的纹路。他唇形优美，略含笑意，挺直的鼻梁线条平整。眉毛又黑又直，没有断痕，也不蓬乱，高高地挂在眼部上方，使他的表情显得开朗可亲。

此时我才发现自己横亘在门中央，挡住了他的去路，略感失礼的我连忙闪开身子，然后对他点点头，算作对他问题的答复。

“那正好，我旁边刚好空着一个位置，随我来吧，”他的手从我的肩上挪开，眼睛开始打量我的穿着，“我叫书南，你呢？”

他的表情看起来特别寂静，却有无限繁盛起伏隐藏其中。

“静雨。”介绍自己时我显得有些腼腆。

“呵呵，好名字，”他的笑容就像窗外泛滥滔天的日光，“静雨，你对云高是不是很失望？”

我没有接话。

“在这个学校就读的学生有 20% 是世家公子，40% 是商家子女，30% 有黑道背景，仅有 10% 和你我一样是普通家庭出身。”书南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嘴角流露出一丝神秘的笑容，“知道这些，很不适应吧？”

我心里咔嚓一声，崩断了一根坚硬的弦。

“在这个学校，最高层的是世家公子，稍微次一点的是纨绔大少与黑道公子，他们从小到大养尊处优惯了，所以都有很强的自尊心。”书南徐徐说着，仿佛在讲述一个陈年往事，“于是一旦发生矛盾都互不相让，生怕退了一步就有伤自己的尊严。”

适才纨绔大少与黑道公子争执的画面在心里掠过，犹如不定格的镜头。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和人之间很容易结怨。为了更好地消灭仇敌，他们不得不营社结党。于是一个个小圈子就如同雨后春笋般在校园内产生了，”一丝淡淡的笑容，如冬日黄昏一抹苍白的日光，掠过了他的脸，“告诉我，你所期待的高中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声音，充满了一种无奈与苍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反正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些人离脱了唯一的正法，企图依靠邪门歪道苟存于世。对于这些人我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得势，他们将犹如稻草一般消亡！”他的面孔有着风雪吹刻出的坚毅，“但是要做成这件事，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不够的，我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我。如果换做你，你愿意支持我吗，静雨？”

他那双大大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带着某种蛊惑。阳光下，他的眼睫毛和眉毛都映成了金色，看起来非常自信与无畏。

见我踌躇，他绽出笑容，说出了下面这番话。这句话回荡在我的脑海里，如同烙印般，在灵魂深处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

“静雨，你知道吗？我们应前进的道路是正义，而必要的邪恶是这条道路的全部。”书南说到这里，将双臂缓缓张开，如同一朵生长在峭壁上的雪莲花，仿佛在拥抱天空又似在迎风坠落。

也许是他太光芒万丈或者深邃黑暗了，使我不得不垂下头颅，不敢直视他的目光。

那时我就隐隐觉得，我们两人并肩而立，一个仰望苍穹，一个注视大地，冥冥之中仿佛预示着某种玄机。

当天，书南和我谈了好多好多，说他一直有个梦想，那就是打破这个世界残酷的现行法则，并制定自己的规则，让贵族的后代不再是贵族，平民的后代不再是平民。

“你制定的规则难道就一定凌驾于现有的规则之上吗？”我道出了我的疑问。

“那当然，”他的躯体朝着天空拔节，“我有这个信心。”

这时的我还未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会给我的人生带来多么大的变化。不久以后，他将用实际行动彻底颠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那些粉饰在青春上的美丽花瓣，都枯萎得半点不留。

夕阳未尽，只露一线天光；微云犹暗，天地一片灰茫。

书南和我沿着校园外的石板路走着，附近那些高大的老树下，潮湿的地面爬满了野藤和荒草。

“你觉得班长怎么样？”书南突然问。

“你是说南松吗？我不怎么了解。”我不咸不淡地说。南松是我们的代班长，他是从初中部直升上来的，在初中时就担任过班级要职。

“我说的是‘班长’这个职位。”

“班长是班级最高的学生干部，主要负责班级的全面工作，应该算是比较有实权的职位吧，”我与书南视线交错，“问这干吗？”

“我只是想知道你对它感不感兴趣罢了……”他的眼睛泛出琉璃一样的微光。

“当然感兴趣啦，”话语开始变得沉重，像有厚重的黏质覆在上面，“可感兴趣又如何呢？这职务已经指定了南松，争又争不到，何苦去想它。”

日光穿透密林照耀在地面上形成漂亮的光斑，书南在光斑中缓缓移动着，“虽然叶老师指定他为代班长，但不管怎样他都只是个临时的，军训后班级会重新竞选班委，那时你就有机会了。”

热风好似一条蛇，发出微弱的“嘶嘶”声在空气里蜿蜒爬行，仿佛在寻找一些东西来湿润它覆盖着鳞片的双唇。

“有机会也是白搭，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目光黯淡。

“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书南的瞳孔发出精湛而纯澈的光。

我内心当即就像被热风灼焦了似的，忽然冒出了一连串火花。

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感到附近的景色有如燃烧的色彩一般，恰似我心中沸腾的火焰。

书南瞧出了端倪，和煦如夏风般地笑了，“如果你想当班长，我一定会支持你。”

他伸出手，像是某种邀请。我犹豫片刻握了上去，感觉像是握到了荆棘的刺，干脆利落地插进皮肤，牵着我悠悠地往下坠。

之后他谈到了靓倩。

靓倩是我们班一个引人注目的女生，她有一双勾人魂魄的灵眸大眼。

谈着谈着，书南突然站定，指着前方的一辆车说：“你看那车。”

我顺着书南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里停着一辆跑车，“是保时捷 911 吧？这车的主人真有钱。”

“我要你看的是车牌……”

我仔细观察牌照，想琢磨出一点门道。

“还没看出来吗？那可是省委省政府的车队牌照。”书南瞟了我一眼，使我产生了被枯枝划过脸颊般的痛感，“现在这年头，早就不是看车子名不名贵的年头了，而是看牌照了。牌照意味着特权，一辆配上特殊牌照的二手奥拓也比一辆用着普通牌照的全新奥迪来得尊贵。”

“哦，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

“你知不知道这辆车的主人是谁？”书南问。

我摇头。

“是靓倩的妈妈。”他的眼睛带着苍茫的雾气，就像一面笼罩了寒雾的湖，“她每天就开这车接送她的女儿上下学。”

“你怎么这么了解她？”我好奇地问。

“我想追她，可是她的男朋友奕晨是火高的一个纨绔大少，”他的声音非常地无可奈何，却带着某种不可言喻的坚韧，“正因如此，我更是要得到她。”

“那你除非发动一场战争，否则根本不可能。”我打趣地说。

书南鬼魅地一笑，用一种鸷鹰般冷傲的声音说：“我正有此意，我就要为她发动一场战争！”

我怔愣当场。

“到时我给你引荐一个人，那人名叫文博，在初中时就是有名的情圣，他是我多年的好友，”书南说，“他将负责帮我打入靓倩圈子的内部，而你则负责破坏靓倩和他男友的感情，促使他们早日分手。”

心跳清晰得像要从喉咙里传出来，“这样……不是很好吧？”

书南的声音好像一阵夜风，吹过遍布尸骨的荒漠，“战争总是伴随着牺牲，而对敌人我将选择一如既往的残忍。”

“可是……”我的声音很低沉，像是用扁平的石头在喉咙深处刮擦，“俗话说得好，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

书南的眼神坚定不移，“这是我的战争，胜利者将书写历史。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

我怔怔地站在原地，做决定的过程似乎只有短短一瞬，但又好似漫长的千年。

最终，我颌首答应了书南。

我忽然觉得自己正急速堕入一个深渊之中，那片深渊暗不见底，除了黑暗，一无所有。

军训前夕的一个午后，我和文博首次会面。正午的阳光还未褪去热度，飞鸟躲藏在厚厚的树叶深处，剩下一声一声遥远的鸣叫，消失了羽翼的痕迹。

文博的额头高广平阔，眼正鼻直，两唇紧合成线，眼神有种难以言喻的穿透力。

“静雨，我需要你和夏瑶混熟。”他的瞳孔发出苍茫而浑浊的光。

夏瑶是一个具有艺术气息的男生，平日里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茕茕孑立，与众不同。

“这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我充满了疑问。

“起到需要起到的效果。”文博牵起嘴角的肌肉群，给我了一个古怪的笑容。

“可我几乎没有机会跟他混熟，他看起来冷冰冰的。”我有点为难地说。

“明天就是军训，到时上车后在我的策划下你们会坐在一起，那就是一个机会，”文博继续带着他那古怪的微笑，这笑容一会儿显露，一会儿消失不见，一会儿又重新出现在他的脸上，如同在微风吹拂下摇摆不定的烛火，“下车后你们将被分配到同一宿舍，整个军训就是你和他混熟的最佳时机。”

我感到有些云里雾里，“你怎么知道我和夏瑶会被分到同一宿舍？”

文博的眼睛就像头盖骨的空洞里镶嵌的两颗水晶球，精光闪闪，充满心机，“你和夏瑶，我和书南，外加代班长南松与一个叫凝天的家伙都是一个宿舍的。”

“这都是谁安排的？你又怎么会知道？”我讶然。

“书南，”文博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诡谲的笑，“他虽不是贵族，却有与贵族不相上下的头脑与手段。并且，他从不亏待追随他的人。”

这笑容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战栗，这战栗来自灵魂深处，从里及外涌上我的四肢百骸。

## Chapter 2

别人追随的并不是你的端正品质，而是你准备赐予他的财富与权势

日光就像一床驼绒毯子捂在身上，街道上的绿色植物枯焦得像皱皱巴巴的锡纸。

在夏瑶上车之前，一直都是文博坐我身旁，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直到夏瑶出现在视野里，才拍拍我的肩，起身离开，走到后排书南旁的位置坐下。

夏瑶拥有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在天光照耀下显得安静而深邃，光线沿着脸部轮廓的各个角度遁去。

他刚一走进车内，就发现除了我身旁的座位以外，再无其他空位，于是很快走到我面前，指着我身侧的位置问：“这里没人吧？”

“没呢，请坐吧。”我对他报以温和的微笑。

他面无表情地坐下，陷进柔软的椅子里。

离郊区越来越近，路况也越变越差，巴士在颠簸中疯狂地摇摆，就像暴风雨



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孤舟。

“军训的地点可真偏远……”我对夏瑶说。

夏瑶茫然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在确认我是不是在和他说话。

“我是静雨。”我伸出手。

“夏瑶。”他伸出手勉为其难地与我握了握。

“我们是室友喔。”我微笑着说。

“是吗？”他双瞳没有焦距，朦胧如雾，仿佛世界在他眼里，就像黑白照片般沉静。

“嗯，是啊。”我话锋一转，“你喜欢文学吗？”

“还行。”

“我很喜欢文学，我比较喜欢的作家有……”

天空是彻底而纯粹的蓝，张狂地渲染在头顶上面。通往军训地点的路格外悠长，让人不知道何时才是尽头。

军训的地方是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军区里，这里远离城市，没有车流蔓延的堵塞，也无潮水般熙攘的人群。就像一个岛屿，隔绝了途径，自有天地。

我们各自拎着各自的行李，往宿舍走去。宿舍看上去就像个灰白色的小盒子，里面有六张床，都是上下铺，角落里还有一张小桌子。

除了靠门这边的上下铺，其余的床铺都已经有了行李了。于是我和夏瑶别无选择，只好选择仅剩的这两张床。

“我能睡下铺吗？睡上面我有点不适应。”我对夏瑶说，眼中满是企盼。

“好吧，那我睡上面，”夏瑶的声音温润且柔软。他爬上梯子，看了看上面，“咦，怎么这里有一摊水？”

我会心一笑，知道这一切都是书南安排好的戏码，于是我赶忙说：“不要紧，我刚好带了毛巾，你拿去用吧。”

我从行李中拿出一条崭新的毛巾递给夏瑶，只见他那冰凉的目光就像被注入了热水，温暖起来。

“尽管用吧，别看这么新，的确是我准备用来当抹布的，”我亲昵地拍了拍夏瑶，“擦完我们就去食堂吃饭吧，已经不早了。”